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東漢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歷拜太尉

上言鄧太后殤帝延平元年禹遷太傅録尚書事太后以帝初育禹以重臣居禁內上言

方諒闇密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從之

上言新野君表鄧太后母新野君病太后車駕幸其第禹時為太尉與司徒夏

勤司空張歆俱上表

比三上固爭乃還宮

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

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

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

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

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

奏事 前漢有安昌侯張禹令按後漢百官志云

世祖中興務存簡約并官省職丞相司直

以建武十八年省

則於此奏事合

臣聞天有三光以成其化方今三公之官不備丞相獨領天下萬事最衆多明不盡獨見誠非一人之所作也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緣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明公太平御覽分載

今合

鄧騭

字昭伯禹長子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

上鄧太后辭封疏

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及弟悝等並封侯食邑各萬户騭等辭讓逃避間關詣闕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

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

弟內相敕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怔營昧死陳乞

法雄 字文強扶風郿人終於南郡太守

移書屬縣 雄為南郡太守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患賞募張捕反為所害雄移書屬縣是後虎患稍息人獲以安

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

詔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樊準字幼陵儵族孫歷尚書令光祿勲

論興儒學疏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書太后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無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猶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

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居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脩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

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名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東觀漢記準疏云光武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經學即位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甚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以億萬計

論災異疏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飢困準上疏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

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薦龐參疏

參初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及凉州先零羌反準為御史中丞上疏薦之鄧太后納其言即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

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髙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歷太尉

徒中上羌事書

參為左校令坐法輸作永和元年凉州先零羌反遣車騎將軍鄧隲討之參于徒中使子俊

上書鄧太后即名拜謁者而名騭還四年羌
冦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于騭騭欲從參
議衆多不同乃止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
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
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奏記車騎將軍鄧隲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内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于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輙貸于民民

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之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邱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

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書

張俊

謝鄧太后書俊蜀郡人有才能元初中為尚書郎郎朱濟丁盛不修行欲舉奏之因共私求俊短得與司空袁敞子書封上之下獄當死敞坐交通自殺俊臨刑鄧太后馳騎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當時皆良其文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厥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臣貌狀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

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劉毅北海敬王子

上安帝請注鄧太后德政書安帝初鄧太后臨朝多德政平望侯劉毅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從之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

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孝弟慈仁允恭節約杜絶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覲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静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寛之教興滅國繼絶世録功臣復宗室

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澤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輙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

德恩不踰閾未有内遺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宫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陳忠字伯始寵子歷拜尚書令

豫通帝意疏安帝始親朝事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各上封事忠為尚書慮言事者必有激切乃上疏豫通帝意納之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

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辟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

穴安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
聖明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
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論郡縣盜賊疏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盜賊並起郡縣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

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逃亡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

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冦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强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敇刺史嚴加糾罰兾以猛濟寛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

天誡

議喪服疏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元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宦竪不便竟寢忠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髙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

論妖變疏忠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黄門常侍及帝乳母王聖女中侍伯榮往來甘陵

而伯滎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荆揚稻収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

儀不移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灾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綱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

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論三府任輕疏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體疏諫忠意常在襃崇大臣待下以禮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

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

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尚書郎奏御覽引後漢書

尚書為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也

薦劉愷疏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司空劉愷會太尉馬英策罷忠時為尚書薦愷

詔拜愷太尉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遵烈風不迷遇

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
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
忝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
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
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
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
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歸懷往者孔光師丹
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

厭衆望

劾陳禪奏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為諫議大夫獨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左轉為

障尉

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庭訕朝政請劾禪下獄

薦周興疏興為尚書令周榮子以榮忠節除興為郎中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疏薦興為尚書郎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温麗垂于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禄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藴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又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

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太官宜着兩梁冠奏荀綽晉百官表注云建光中尚書陳忠奏

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在典掌王饗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愼口實之御防有敗之姦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幡信金虎故位從大夫卑有韜沂

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内外也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髙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猶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於陛位也建中初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

議歴奏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

張衡周興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雖密于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歷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歷改憲之文四分歷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

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灾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
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
月為年首閏常在歳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脩
三階以平黄龍以至刑犴以錯五者以備哀平之際同
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
考真求實而泛采妄説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歴衆
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
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歴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

休近讖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輙復重
難衡與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
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
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
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
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以為九道密近今
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
尼假順馬之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歷數不可任疑從

虛以非易是

張璫

陳制虜三策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尚書陳忠疏奏和帝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破平車師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

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陳忠請置燉煌校尉疏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于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

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

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偹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國震怖匈奴

劉愷字伯豫居巢侯劉般子以讓弟爵徵拜議郎歷位太尉

長吏行服議愷元初二年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喪禮並廢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

此制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上從之

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于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臧吏減罪議

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增錮二世永寧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等議依光比愷獨議上有詔太尉議是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班勇 字宜僚超少子有父風為西域長史以攻焉耆兵後期下獄免

置西域副校尉議 永初初勇為軍司馬出敦煌迎都護還罷都護後西域絕

無漢吏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攻沒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宗請出兵擊匈奴因復取西域鄧太后詔勇詣朝堂會議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尚書等

又難勇勇對于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置西域副校尉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譴責諸國備其逋租髙其價

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

彊鄯善于窴心膽壮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朝議置西域副校尉難對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之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

尉鐔顯廷尉綦毋叅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胡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匈奴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

後屈就北虜縁邉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徳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邉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廹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徳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縁邉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

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禀食而已今若拒絶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舉孝廉五遷尚書令歴司空復為司徒

上安帝復祀六宗奏李氏家書云郃通五經善河圖風星為司空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上奏帝從之元初六年更立六宗祠於雒陽西北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儛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隂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隂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日蝕上書　元初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司空郃上書帝深納其言後二歲鄧太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在中宫有廢立謀

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克巳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

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揺宫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宫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静法當由陽令乃專恣揺動宫闕禍在蕭墻之内臣恐宫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虚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宫闕之内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脩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夘日有

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年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内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徳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李氏家書

上天變疏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

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陳

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戒昔齊桓公遭虹貫斗牛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宫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

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弒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入天市梗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宫廹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閒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凶喪紫宫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宫廬之内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度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

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妄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朱寵

追訟鄧騭書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復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及崩宮人因誣告悝等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遂廢悝等諸子侯為庶人逼迫皆自殺騭遣就國與子並不食而死大司農朱寵痛騭無

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之
寵免官帝亦頗悟祠騭中牢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
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
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為宫人單辭所陷
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
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
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
亡靈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三遷重合令皆有恵政思母棄官

令二子磐母歿公府三辟並不應建光元年歲朝集諸生講論因令二子月望忽終

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年五十始仕州郡歴太尉以直諌忤諸倖臣被構收印綬自殺

諌安帝内寵書震永寧元年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内寵始横乳母王聖子女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疏諫帝以示阿母等而伯榮尤驕淫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疏奏不省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黙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

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跡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復論劉瓌襲封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侯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諭阿母起第及樊豐等書震延光二年為太尉時詔遣使者大

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震䟽諫不從豐等遂詐

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材木各
起家舍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䟽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尭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夷抄掠三邉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技令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數十處轉相追促為費巨

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復論周豐等疏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令動揺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邉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

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救趙騰疏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順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疏救之不省騰竟伏誅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令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

來歷字伯珍中郎將歙曾孫嗣歙爵歷太僕免永建初拜車騎將軍復為大鴻臚

廢太子議歷延光二年遷太僕明年皇太子驚病避安帝乳母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造犯土禁不可久御與聖及女永等互相是非聖永譖男吉幽死因構讒太子帝怒名公卿會議廢立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皓退而上疏並不省廢太子為濟陰王歷復固爭免官削國租

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

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

恩所宜宿留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歴司空復為廷尉

諫安帝廢太子疏事詳來歴

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

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

質

諫順帝繫考趙騰書　永建初皓爲司空時清河趙騰上言災異收騰繫考所引黨輩當伏重法皓疏諫帝乃悟減罪一等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王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翟酺　字子超廣漢雒人歷將作大匠坐誣逮得釋

諫安帝寵幸外戚書　酺拜尚書時安帝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

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
並用威權酺上疏諫不省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
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
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
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
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
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

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及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于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灾譴頻數地坼天崩髙岸為谷修

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上順帝興學奏酺為將作大匠上言及免後遂起太學開拓房室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于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

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

陳圖書之意奏 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帝從之

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

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

劉光等光字仲遼太尉矩之弟歴位太尉

條案即位禮儀奏順帝以安帝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母李氏為閻皇后所害安帝乳母王聖與宦者江京樊豐等譖廢太子為濟陰王及安帝崩閻與兄車騎將軍顯立北鄉侯數月薨中黄門孫程等迎立濟陰王尚書令劉光奏制曰可

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藩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

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阼奉遵鴻緒為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猒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

乾隆御覽之寶

東漢文紀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東漢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少以外戚拜郎中襲父封乘氏侯女為順帝后為執金吾拜大將軍

辭國土疏

商長女次姬選入掖庭為順帝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有司依舊奏加商位特進增國土商讓不受書十餘上帝敦諭之商又上書讓校尉乃許以特進就第

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蹈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

與左賢同科

議屯騎校尉書

臣託椒房蒙被榮寵兼官二職非材可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

辭子不疑為步兵校尉書（永建四年以商次子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上許之以為侍中奉車騎都尉）

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

者晏平仲辭鄁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盛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並後漢紀）

上順帝寬獄疏（商以后父為大將軍寵任謙柔虛己而宦者反忌商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等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圖議廢立帝不聽收逵等伏誅辭多連及商懼多侵枉乃上疏罪止坐者）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

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論招降羌胡表

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河西圍美稷度遼將軍馬續擊破之遂更屯聚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偪迫自殺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令續以恩信招降順帝從之商移繕等書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詣續降

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

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

移馬續等書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

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後漢書

梁冀

步兵校尉讓書東觀漢記

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歷少府廷尉

奏記梁商

有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商以為妄刊詔書坐繫洛陽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商

商高諝才智即為奏原光罪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温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决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髪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

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徽碎亦無瑕穢纎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冐死禍以觧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豈可為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宫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

恩豈有寬詔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同前　漢紀

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窾隆廣狹髙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

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譖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究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安能觸冐死禍以觧微細辟諸附子療飢酖毒止渇未入腹胃咽喉已絶豈可為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宫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灾為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

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必有于公髙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為朝歌長武都太守破冦羌著名歷尚書令

上順帝自訟書詡永建元年為司隷校尉數月間多所論劾百官側目三公奏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帝為免司空陶敦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

魚死即以尸諫耳

劾中常侍張防奏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屢寢不報詡自繫廷尉上奏坐輸左校以宦者孫程等申救赦出防徙邊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諫止義錢疏詡徵拜議郎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史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輸贖號義錢託為貧人儲因以聚斂詡上疏自此而止

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譴發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

上言臺郎

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

薦左雄疏　雄永建初徵拜議郎數言事詡以雄有忠公節疏薦雄爲尚書

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請復隴西三郡疏建寧元年隴西種羌反校尉馬賢擊破之種人皆降至四年涼州無事詡上疏請復置三郡從之令徙者還縣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髙宗周宣

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

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諫增賦南蠻奏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詡時為尚書令奏諫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反

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

寧陽主簿

訴縣令書 薄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上書順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劾以大逆詡駮之帝納詡言笞之而已

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

虞詡駮尚書劾寧陽主簿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

左雄字伯豪南陽涅陽人拜議郎歷尚書令章表奏議多所匡肅

詳所
施行

上順帝陳吏事疏雄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偽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樂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寛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氏良吏于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飭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

見非不舉聞惡不除覲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髙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卑禄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恵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恵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邉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筭增其秩禄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論冦賊䟽永建時青兾揚州盜賊並起海内擾亂雄與僕射郭虔共上䟽

冦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

上言孝廉限年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迄于永憙選舉得人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諫封爵封事順帝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黄門孫程等共議立帝遂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疏不聽復諫奏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疏諫帝竟封娥以交遘後失爵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

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于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絶上求禀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静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

復諫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歴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盖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

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内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

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又疏諫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

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髙讓

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

上言撲罰九卿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迫加以捶撲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雄上言帝從改之

段恭

理麗參疏參永建時為太尉録尚書事以忠直忤旨為司隷所按稱疾不得會茂才

孝廉上計掾廣陵臤恭因會上疏詒遣視參疾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龎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張綱字文紀皓子為御史忤梁氏出為廣陵太守賊皆散降

上順帝諫寵宦官書 帝委縱宦官時綱辟髙第為御史常感激退而上書

不省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劾梁氏奏漢安元帝綱以八使徇行風俗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劾冀等時冀妹梁后方有寵言不用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舉孝廉為尚書郎歷遷太尉拜太傅著百官箴詩賦銘頌箴弔諸觧詁二十二篇

上順帝諫立后疏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為尚書僕射與尚書郭虔史敞疏諫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立為后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

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冐昧陳聞

駁尚書令左雄察舉限年書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奏上書駁之不從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

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今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覇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

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百官箴叙太平御覽

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古文苑載百官箴序云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

篇鼎按此范曄後漢書胡廣傳言廣所著箴之意非序也又有冠此于揚雄諸箴題之曰百官箴亦非

侍中箴　白帖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隣昴閎上帝賴兹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諮濟濟多士乂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為政首降及厲王不祇不恪暱彼宗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安用

嬖人籍閎飾顏熾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戚髙安斷袂衣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規矩

邉都尉箴太平御覽

巍巍上聖光被八垠刳惟内面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騷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治平蕩蕩率土來同門屏守撫其民尉典其戎五才竝用文武程功

陵令箴太平御覽

昔在黃帝葬野衣薪禮極哀闕不樹不封瓦棺曁周聚夏咸謂壞不毀膚賄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使王薄不可王孫乃眷西顧爰短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之

印衣銘 白帖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笥銘

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賚用寑令德佩以自修服以自敇忠肅恭懿鮮不爲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古文苑

徵士法髙卿碑藝文類聚

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翩然鳳舉匿燿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

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雋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弔夷齊文 藝文類聚

遭亡辛之昏虐時繽紛以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徼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

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王隆小學漢官篇注序後漢書注

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録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

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觧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外内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觧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

史敞等

薦胡廣為陳留郡書 時陳留郡闕職尚書史敞等薦廣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

茍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
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令太守任缺廣
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
有所勸仰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及後公車徵並不行為同縣凶人孫禮所殺

上順帝論災異章顗少傳父京氏易書姸精義夜占象度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書奏帝復使對尚書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

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
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
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
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
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
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

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

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冐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

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
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
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
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
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

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對尚書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

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徳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按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禳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觀本不常居而皆

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較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二事去年以來兑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内荏以虚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乗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

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以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

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髙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宫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歴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壯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月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

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

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謝承後漢書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菑異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巳内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

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虚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髙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歴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

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
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
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
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
之元紫宫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
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

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臺詰郎顗

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灾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

對臺詰

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寛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名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

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辟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辟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與今年中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薦黄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四事書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行至四月京師地陷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冦隴右皆畧如

顗言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
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
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
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
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

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禄大夫江夏黄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

舍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於
上位瓚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
曰大音聲希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
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嘉隆崇
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
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
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
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

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徽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説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

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
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
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
施布但聞罪罰拷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
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
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
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輙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蒙氣謝承後漢書作霜氣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悦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榖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専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

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

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粟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

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

論贓吏任嘉書倫順帝初拜侍中時邵陵令任嘉貪穢遷武威太守有人奏嘉姦贓多引將相大臣倫上書坐結鬼薪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令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

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覇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自上書倫為梁商長史不合出補常山王傅救司隸催猝倫留朝歌以疾自上帝下詔

徵詣廷尉原罪

有留死一尺無比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

順帝詔

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

下掾史教堂永建中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乃教掾史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辟教

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懇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

同前 鍾抗良史傳

簡嚴衆職委功冐拾遺補闕委主簿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

田羽

薦法真奏 真字高卿雄之子為關西大儒同郡田羽薦真前後四徵皆不屈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奥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

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郭正

稱法真論真友人郭正頌真乃共刊石頌之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明風角以隱終

筒中書有一生來學積年辭歸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筒中生到葭萌與吏爭度過

得書剞者用愈 破從者頭開筒

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邉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文學知名歷尚書令為陳相

論歷奏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邉韶上言詔下公卿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

訢等議

奏可

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

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歷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

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典課效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洛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歷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説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

年斗歷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鈎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

虞恭宗訢建歷議

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歷可成也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

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

歳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歳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曶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歳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觕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縁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 闕

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歷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歷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歷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歷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説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黄

帝諸歴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歴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

塞賦序

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寤免

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爽無以尚焉

漢滎瀆石門碑

水經注云碑銘歲遠字多淪缺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始詔滎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

纉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夫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慼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於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逾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録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

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恵民亦缺得湮没而不章
馬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缺使河堤謁者山
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内
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徳山懷令劉丞
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邉韶字孝先頌

東漢文紀卷十二